

左傳輯釋

十三

123.65

Y611A



337705

左傳輯釋卷十六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巳杞伯旬卒五同盟夏邾界我來奔無傳界我

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正義劉炫規過

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

以賜之界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

之邾界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界我是姻何為兩說自

相矛楯乎衡案界我來奔傳不言其故則其何以來奔今不可得而知但為庶其之黨則斷非經旨二十

一年傳云、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若
 是庶其之黨、其位必不貴於庶其、則亦非卿也、今經
 不言以地、仲尼何以書之、經也、若以庶其、竊地之罪
 并書其黨、春秋所書、將有不勝書者焉、劉炫引釋例
 而規之、是也、界、石經、宋本作界、阮元謂釋文界必利
 反、界在五支、界在六脂、以音理言之、界字不可代界
 音必利反、**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石經非、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陳侯之**
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
 故為楚所納、衡案、傳云、楚人納公子黃、唯此似與成
楚、二慶、譖之也、國人殺二慶、而楚得納之、是國人所好
黃而惡二慶也、既好黃而惡二慶、則有國逆之義、故
變文書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以見其得國人之
心、傳言楚人納公子黃者、正以釋國人好之、則雖諸
侯納之、亦從國逆之義耳、**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
 之例、書歸之義耳、

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眾、還與君爭、非欲出
 附他國、故不言叛、衡案、晉以封境言、正其以惡入之
次書入于曲沃、於文當然、盈帥曲沃之甲、以蓋入絳、
晉人雖愚、豈待敗後走曲沃、而後始知其入于曲沃
哉、**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八月、叔孫豹帥**
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
 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
 也、**冬、十月、乙亥、滅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為
 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
 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

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

也。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服虔云鄰

國尚為之闕樂，況甥舅之國乎？衡案：絕期謂臣下之喪，身同則不降，況敢絕之乎？注謬甚。陳侯

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

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

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

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

楚而叛之，不言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

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而殺人，役人

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

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

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予常。

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衡案：二慶譖黃，

黃歸於陳，是陳人惡二慶而善黃，故楚雖納之，經

以國逆為文，傳云：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言陳不殺二慶，楚人雖欲納黃，不克納也。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

父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

若勝妾在其中。衡案：晉嫁女於同姓，齊納諸曲沃

欒盈，邑也。傳：遂云：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為欒盈邑案。

氏賂魏氏以曲沃，若直分掌之，不得言賂焉。蓋曲沃初與翼並立，其封境必廣，後雖合并為一，仍稱其舊境為曲沃，故分屬公與諸臣。樂盈夜見晉午，數然則此曲沃非晉宗廟所在也。樂盈夜見晉午

而告之，晉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

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

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陸祭云：言雖事

不集而死，實我自不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晉

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

如？孺子樂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

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

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

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

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

之，欒卻為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

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

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

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

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

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子及七輿大

夫與之正義服虔云下軍與帥七人炫謂服言是樂王鮒侍

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

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欒氏多怨

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

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

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

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晉自殺戰

還遂常墨縗釋文冒經以經冒其首也一曰縗冒

偽婦人故以衣冒其首耳後說得之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

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

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

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

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

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階遂

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

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

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

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

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

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

在旁也、豈右翼並、中堅、故名肱、左翼則遠、故名啓、與、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

為右、右翼曰肱、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

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

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

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

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

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

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桓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

陸祭云、史記世家、須無是完、曾孫、此云孫、蓋傳寫脫之、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

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子

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

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

歌、朝歌、今屬汲郡、衛南渡河而晉伐狄、取之、為二

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

太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

壘、壁、熒庭、晉地、張設旗鼓也、顧炎武云、今翼城縣

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水經注、紫谷水、西逕熒

庭城南、衛案、齊侯之還、在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之前、則其在晉地、暫耳、恐無築壘壁之暇、且傳云、

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

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

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

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

之、鞅攝宣子戎車、陸粲云、說文攝、引持也、言引車逐之、衡案、攝、整頓也、當事之殷

鞅步戰用劍、欒氏退、乃遇欒樂、樂盈之族、曰樂勉

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

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轆

槐而覆、衡案、傳言而覆、則隻輪乘槐根也、若是雙輪未必至覆、故杜云、轆槐、轆本或誤、櫟、今

從宋本、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衡案、戟有兩枝、一淳熙本、

故可、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秋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

鋒軍、申驅成秩、御苜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

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

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

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蓬、疏為右、左翼曰啓、

正義、左翼曰啓、右翼曰肱、賈逵以為此言、或當有成文也、說文云、肱、腋下也、肱在旁明矣、凡言左右、

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

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為啓者、衡案、啓、開也、開斥

在旁也、豈右翼並、中堅、故名肱、左翼則遠、故名啓與、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

為右、右翼曰肱、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

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

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

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

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

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

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桓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

陸粲云、史記世家、須無是完、曾孫、此云孫、蓋傳寫脫之、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

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子

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

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

歌、朝歌、今屬汲郡、衛南渡河而晉伐、狄取之、為二

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

太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

壘、壁、熒庭、晉地、正義、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虔云、

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水經注、紫谷水、西逕熒

庭城南、衡案、齊侯之還、在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齊侯驕欲伐其功而心畏晉欲速還不復暇作武軍特張設旗鼓以象武軍故傳言張耳服說可從

戍郟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

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旃之子東

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八月叔

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季

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

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

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

夫衡案豐蓋季氏宰若屬大夫亦他日又訪焉對

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立

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

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

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澡之召悼子降

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

酬禮畢而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

之下衡案之字指衆主人與旅者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

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愠而不出衡案詩毛傳論

解字皆訓愠為怨後皆譌為怒故宋閔子馬見之

以下諸儒遂訓愠為怒非古義也閔子馬見之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所位處、衡案、門猶家也、必言門者、以其

所由入耳、言禍福之至、無前定之家、人召、則應之而至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

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

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

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

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

騶豐、黠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

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

之孟莊子疾、豐黠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

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

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

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

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

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

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

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

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

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

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

藥石也常志相為戾猶藥石之療疾正義治病藥分用石本草

所云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惠棟云服虔曰砭石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曰石砭所以

砭彈人癰腫也王引之云藥者療也藥石謂療疾之石專指一物言之非分石與藥為二物故下文

云美疾不如惡石又云石猶生我也三十一羊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云藥療

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莊子天地篇曰有虞氏之藥瘍也荀子富國篇曰不足以

藥傷補敗藥字並與療同義藥石猶療石耳衡案砭以彈癰腫痛殆難忍故以喻孟孫惡己若為鍾

乳礬磁之類飲之不覺痛苦與惡我不相應美疾服說是也王以藥石為療疾之石即服義也

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疾之美其毒滋

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衡案臧武仲知以公鉏立

此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

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

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義正夫遂正七年

傳稱叔仲昭伯為遂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

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衡案正夫蓋臧氏家臣主其私邑役

夫者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

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

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

門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

丘縣所治惠棟云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

之後于祝鄭康成云祝或為鑄高誘曰鑄讀作祝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馬宗璉云及

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是鑄國已為齊邑矣宣叔娶於鑄是娶於齊之鑄邑非國也衡案宣

叔娶於鑄邑傳當舉婦家姓名不應直言娶於鑄又下文臧賈臧為出在鑄是猶有舅家可依以為

國則可以為邑則其言大汎以此觀之此時鑄國未滅蓋齊雖滅之猶存其祀

如紀季於鄆耳杜注是也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

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

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

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齊召南云

按十七年傳高厚圍臧紇於防邾叔梁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是賈於紇為卿

之後亦嘗還魯矣紇奔邾時賈又在鑄耳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

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為

祧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

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

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

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臧

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

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為其先人

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

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乃立臧為臧紇致

左傳輯釋 卷之六

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

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

無辭以罪己衡案廢長立少本是一家私事乃季孫不忘之亦不可以盟衆杜注八字

可謂蛇足矣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

焉惡臣諸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衡案首猶辭也言所以標

顯其罪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

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

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

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

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于亦犯也

阮元云上傳盟東門氏釋文母音無下同按上文作毋此則不應獨異釋文是也衡案經注古本作

毋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

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晉人克欒盈于曲

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

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

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衡案國謂郭內遂襲莒門于

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

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釋文還音旋明日

左傳傳釋卷十六

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正義：檀弓云：哀公使弔，蒯尚遇諸途，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蒯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

子亦不得受野弔。惠士奇云：賤者野受弔，謂之郊弔，所謂君遇柩於路，使人弔者，庶人則然。士喪君視斂，則郊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馬宗彙云：周禮司勳云：戰功曰多。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墟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爲難也。惠士奇云：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王引之云：此寢廟，指人之寢室言之。寢室爲人之所居，故鼠不敢穴。襄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以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有攸處。此寢廟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衡案：穴謂穴處。

之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其職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天子七廟周加姜嫄之廟為八廟則每廟守之者七人先王最重宗廟此七人者當朝夕灑掃巡視鼠安得穴處之哉正義以下皆暗於此義日祭月祀雖本於禮禮謂貢其物未必日祭五廟人死則處廟故襄四年傳寢廟並言非謂生人處廟也

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

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

以比鼠欲使怒而止衡案寧與亂對安也如何本注古本如此阮元云石經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

作不順而施不怨也衡案不順謂廢長立少不怨謂不推見廢者之心夏

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怨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羯帥

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

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無傳沈彤云孔氏正義據劉歆三統歷以為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

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執誤則未

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

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

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零八分食甚實交周○
官○二度二十二分二十秒實踞度一十七分三十二秒
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虛一
分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於日徑掩大陽邊
周有奇經稱食既政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

月朔之食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

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

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

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

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

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

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

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

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正義劉

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

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

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

杜乎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

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

以為並時為國非滅唐封杜陸燾云唐杜二國者

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為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

豕韋可知矣杜注是也其言豕韋國於唐則失之
今案陶唐氏豕韋氏皆是一國則唐杜氏亦必一
國蓋范氏之先邑於杜以其出於唐堯故號唐杜
氏唐非國名也此傳及昭元年二十九年傳皆無
可疑者杜以唐為成王所滅遂生葛藤耳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
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己世為興家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

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釋文既沒其言

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阮元云禮記禮器正義引作其言立於

後世疑即陸氏所謂俗本而增損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天上有立

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

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

氏以守宗祊祊廟門正義釋官云祊謂之門李巡

謂廟門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

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

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

患而無令名之難衡案賄財也夫諸侯之賄聚於

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

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衡案

石經改刻子下無之字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王念孫云沒沒貪也

故下句云將焉用賄晉語不沒為後也韋注曰沒貪也又不沒於利也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没人賂遺也沒亦貪也重言之則曰沒沒矣釋文一音妹妹與昧同音昧亦貪也二十六年傳曰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杜注昧猶貪冒二十八年傳曰不之於諸侯以逞其願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願叙以苟昧權利顏注並曰昧貪也重言之則曰昧昧矣昧與沒古同聲而通用故史記趙世家昧死以聞趙策作沒死衡案沒沈也心沈於利猶身沒水味聞也心為利聞冒難妄行是其本義也其訓貪訓冒乃引伸之義也昧死以聞者將焉用賄夫令名心有所不忍默冒死罪以聞也

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

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衡案本多作樂只語辭樂只謂其心樂易其作言者蓋同聲假借但十一羊傳昭十三年傳及此引詩杜皆解樂美則其本作言故傳文從石經宋本岳本作言而存其義於疏中焉有令德也夫者言詩稱樂只君子為邦家之基者以其有令德也夫放此**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衡案此斷章取義女謂諸侯言上帝臨視女諸侯其威可畏無有敢貳爾心武王有令名故天下相戒如此**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衡案行往也寧願辭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衡案浚抒也抒出川泥也貪取人財使之至無餘猶抒川泥至底故亦謂之浚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

正義象不燒死故訓為斃服虔云焚

讀曰償償僵也為齒牙僵仆其身陸察云焚讀如字安知象無焚死者衡案服以焚為償假借是也

象若焚死牙亦必傷於火今觀象牙未見有火傷之痕者偶有焚死者亦不得言有齒以焚其身陸

說非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

請伐陳也鄭伯誓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

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

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

釋文是以請請罪焉一本作是以請罪焉

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阮元云案石經請焉二字刑缺不重請字脫文也而各本仍其誤宋本

於作施是也施陳猶言加兵於陳衡案上請如字下請猶問也請晉侯問得罪於陳也若不重請字

文義未圓釋文本是也問得罪於陳即加兵於陳不必更言施宋本誤敢不誓首為

明年鄭入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

魯為晉報侵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

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

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

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蘧啓疆陳文子曰齊將有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

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

無宇從蘧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

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

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
 侵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
 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
 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
 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
 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大吉射犬
 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
 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對曰無有衆寡
 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
 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

國異於大國也阮元云說文附字注云附婁小土山也引傳作附婁無松柏蓋右字通北
宋刻釋文婁本或作婁應劭風俗通義李注文選魏都賦引並作培婁周伯奇六書正誤云俗用培
塿非也衡案言小國之人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位祿皆微彼必輕侮之
 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
 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衡案已本
杜云安車亦謂乘車非安車蒲輪之安車也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
 踞轉而鼓琴轉衣裝釋文轉張戀反一音張戀反傳遜云轉字從車與衣裝何
與此軫字之譌詩小戎傳注云收軫也謂車前
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且下文云取胄於橐
而胄則橐固為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也阮元云
杜意謂轉即縛之假借字也二十五年傳申鮮虞
以惟縛其妻縛直轉反即衣裝之義也衡案周禮
地官羽人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注縛羽

數束名也轉縛皆以專為聲聲同則義通故杜轉
轉為縛然則縛色束衣物之名疏以為囊與注微
異明人不知古人假借之例傳以轉字從車謂與
衣裝不相涉遂破轉為軫不知軫與下四邊橫木
其廣蓋不過五六寸訓踞為坐其物太狹不可言
坐以為為反企左右有軻前軻後一尺有軻而前臨
馬尾不可反企其可反企者唯後軻然車廣六尺
六寸而琴長三尺六寸二人相並反企於後軻琴
首尾相礙不可得而彈若相面各
垂其片足亦不得言踞杜注為長
 近不告而馳之
 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
 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射犬
 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衡案弓挿於既免
鞞抽之而射
 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
 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襄者

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
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
 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
 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
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
 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
 遠子曰不可令尹遠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
 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
 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虜乃還彼無

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齊人城邲、邲

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官、齊叛晉、欲求媚於天

子故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

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

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衡案、釋例云、大路疑是革

以受王殊賜、舉其總名、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

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

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

歸、以語然明、然明、酸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

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

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

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

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

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

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

之無譏、釋例詳之、衡案、十九年傳云、立子產為卿、此不書者、蓋為副將、鄭人不以告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

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衡案：重丘齊地，而書同

序齊，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

滅邢而為衛邑，晉懲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

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衡案：傳云：晉侯使魏

衛與之夷儀，又云：衛獻公入于夷儀，是晉納之，故經

書入，杜不知成十八年傳歸入互譌，求其說而不得，

遂解入為自外而入。**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

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衡案：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

以此起文，遂終言楚事，故衛侯入夷儀在屈建滅舒

鳩之下，左氏敘事之例為然，其實衛侯入夷儀在屈

建為令尹與其滅舒鳩之間，故經書滅舒鳩在下，杜

不曉左氏敘事之例，動以赴告前後彌縫之粗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

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

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衡案：傳

隱於短牆以射之，卒不言斃而言卒者，蓋

吳子不即死，後以傷卒，故傳亦云卒耳。**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

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

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

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

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

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己取也偃

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

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

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

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

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風能墮

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陸彖云此當以

落物者變而墮落故曰妻不可娶風墮妻為句言

夫則從風風能墮妻也衡案凡言從者皆謂變卦

從猶為也坎為中男兌為少女坎夫變為巽風巽

風墮落兌妻有夫妻相傷之象故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

藜入于其官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衡案巽為

室故云入于其官也坎者離之反離見也則坎為

不見又變為巽巽潛伏也皆不見之象故云不見

其妻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

不可以動衡案繫辭爻言乎變者也三在水外水

石象卦名困故云困于石陰有開通之象故據于

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

蒺藜恃之則傷衡案蒺藜謂九二九二坎之主在

往不濟退與二親故云據于蒺藜也既與二親恃

之為內主然蒺藜有刺據以恃之必為其所傷故

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嫫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夏五月、昔為且于之役、故昔子朝于

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官、言崔子官近公官、或淫者詐稱公、林堯叟云：杼之家近於公官、尤當警備、**陪臣干掖、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掖、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

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偃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

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官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爵弁祭服衡案祝佗父士也申蒯侍漁者侍漁監

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幣宰之妻子案

幣蓋蒯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

死反死君之義衡案皆崔氏殺馘蔑于平陰馘蔑

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

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眾

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

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衡案養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

亡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

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

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

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

之義何所歸趣陸祭云趙子常曰將庸何歸即覆

云庸何也何歸之為庸何歸猶何傷之為庸何傷

安知之為庸安知詎知之為庸詎知孰能之為庸

孰能也解者多訓庸為用故義不可通衡案庸訓

用王所引荀子庸安知大戴禮庸孰能之庸頗難

讀故王以意訓何耳然何何連用勿論不詞何安

孰猶言庸何耳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尺

枕已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

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

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

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

女於靈公釋文還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

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

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

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歆辛巳公與大

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

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其弟又書

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

惟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

臣釋文縛直轉反衡案石經宋本岳本閩本監本如此縛本或作縛非鮮虞推而下

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

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奔中

將舍奔中狹道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

誰能懼我言道狹雖眾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

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

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眾得用故不可

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

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

不待五月四翬喪車之飾諸侯六翬正義喪大記云飾棺君翬

翬二翬翬二畫翬二鄭玄云漢禮翬以木為篋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

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不蹕蹕止行人下車七

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

又有甲兵今皆降損晉侯濟自泮泮闕會于夷儀

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

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公說

晉也正義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讎

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衡案齊人既弑莊公歸伐晉之罪於莊公以說晉故云以莊公說劉說亦未

盡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

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

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正義劉炫云哀元年

蔡人男女以班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

衡案男女別班以迎師任其俘執示無一人不服者也以班者示國雖滅焉不敢亂禮也自六

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

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王引之云晉之

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

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

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

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

候奄鐸過寇為上軍尉藉偃為之司馬亦曰祁奚

為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元司馬張老為元候

鐸過寇為與尉藉偃為與司馬元尉即軍尉也元

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

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

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三十帥者

師帥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

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

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

五師為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

大國三軍師帥十五也晉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

師自宜退

陸祭云、伐國聞喪而還、語其常也、今齊人弑君、而伯主用師焉、是討賊也、非伐

喪也、孰謂其宜退哉、傳不譏晉侯受賂、當以其惡顯明、無俟貶駁耳、元凱斯言、殊乖大義、衡案、經書

會而不書伐、不成伐也、傳云、齊人以莊公說、而晉侯許之、是重私讎、而輕弑君之罪、非霸主之道也、

傳言此、正釋經所以沒伐不書也、杜陸不唯不達傳意、又舍其重、而輕之論、失之遠矣、使叔

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

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

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

夷儀、崔子止其祭、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

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水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

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

宵突陳城、突穿也、

陸祭云、突、觸也、衝也、焦循云、突宜為衝、突、杜以穿解之者、廣雅

竈竈謂之突、竈有竈、以通烟氣、則穿之象歟、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

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

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

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

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官、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

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

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衡案、周禮大司馬職曰、若

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厭謂厭冠喪服也玄謂厭伏冠也陳侯奔墓既而知鄭無意於滅陳乃復歸城免重於厭免擁社者示自期亡也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

朝繫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衡案繫絆

也所以再拜誓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繫馬足

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

人數不將以歸中井積德云此俘謂男女別而繫者非陳上俘獲故云入數俘也下

文獻捷於晉乃陳上俘囚也與此別衡案上文云子展命師無入公官與子產親御諸門是二子在公門外陳上所俘獲必不在門內也及司馬行賂請成子展先入見陳侯於社子產次入數男女別

繫者於朝謂之俘者以其自祝社衡案陳侯免

累也而出子展子產皆出也祝社免喪服

以亡國自待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故祓除不祥

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止其眾官脩其所職以安

定之乃還也衡案陳羣臣奔散鄭人收其土地人民符節故令使三官各歸其所掌耳

非間陳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

政也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

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

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

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

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

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楚遠子馮卒屈建

為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

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

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衡案此追序將言舒

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

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

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

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

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墊隘慮水雨釋文墊下也衡案水潦至則水上地

能如禽也故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

精兵駐後為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

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

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

復逐之傅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木軍簡師會

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

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

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鄭子產獻捷

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衡案上文云子美

云用敢獻功故杜云爾然此云獻下文云乃受之

是有物將之不徒告其功也軍獲曰俘人民寶器

皆是也捷乃有俘故謂俘為捷耳下文言功者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

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
 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
 公闕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
 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
 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正義郊特牲云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為
 二王之後荀勗祝陳為三恪衡案鄭說是也如杜注
 只是一恪安得謂之三恪哉言備者封陳在荀祝之後不謂其世之遠近也則我周之
 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
 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
 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
 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
 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
 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
 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
 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
 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
 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王念

孫云、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使欲崇侈、不可盈、厭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誼傳曰、好惡積、意、意、意、億、並與臆同、是億為滿也、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欒盈、史記作欒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書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即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廩維億、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廩臆、是億盈皆滿也、衡案、逞、快也、猶言厭足、億逞、欲滿、而心快之也、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惠棟云、手古首字、士喪禮云、載魚左

手進鬻、注云、古文首為手、成二年經、公子首、公羊作手、是字通之證、衡案、首作手者、聲之誤耳、首、手、偕在身、若二字通用、陳之辭、令、著之文字、孰能辨其為首、為手哉、名以辨物、而反使人疑惑、非聖人命名之意也、授首、謂馘、陳知其罪、當降、而反授首于我、是死非降、抑又何也、今案、授手于我、謂男女別、纍、夫、執、兵、禦、敵、其用在手、今陳人不敢抗、自纍以待、鄭師、是其手反為鄭用矣、故云、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正義、陳大於鄭、而謂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為小、不言小於鄭也、陸彖云、辟、法也、衡案、據晉人所詰、陳必小於鄭、而疏云、鄭小者、以經序諸侯、陳常在鄭上耳、竊謂陳鄭大小、不相縣隔、經以王爵序之、故陳在鄭上也、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

衰、差降、釋文、衰、初危、反、衡案、此以殷法言、周法、公五百里、遞減百里、至男一同、然八百諸侯

歸周者不得皆增封如周法故子產孟子皆據殷法而言之或據此疑周禮為偽書非通論也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我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

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

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

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釋文足將住反又如字不言誰

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楚為掩為司馬為子馮之子子木使庀

賦庀治衡案庀具也兵生於賦故數甲兵必先具賦杜訓治義雖可通非古訓也數甲

兵閱數之甲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

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數澤鳩聚也聚成

數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陸祭云鳩

聚也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者也豈以備田獵哉王引之云鳩當讀

為究爾雅度究謀也大雅皇矣篇曰爰究爰度究猶度也度山林究數澤皆取相度之義鳩究二字

皆以九為聲，小雅小弁篇不舒究之，與疇為韻，則究讀若鳩，故與鳩通。衡案陸以鳩為聚財物，似矣。然曰度曰鳩，曰辨曰表，曰數曰規，曰町曰牧，曰井則此九者皆謂量其入未及斂其財，故下文承之云量入脩賦，王轉鳩為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為究，訓為相度得之。

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衡案京陵出財有表

淳鹵，淳鹵，塉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陸案云或云

者，可資國用，故表異之。衡案淳，漬也。地漬於水，淺狹不生物，又不可得而耕，釋名地不生物曰鹵。此

二者為棄地，故曰表，言表異之不在於賦斂之數也。楚地南不及海，又無鹽池，陸以為宜鹽者非是。

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正義賈逵

樂燒塉之地，鄭玄云疆，樂疆，堅者。衡案賈逵是也。疆地損於旱潦，地損於雨，故計減其租也。賈讀疆

為疆，疆疆每互譌。規，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或其本作疆也。

受水多少，衡案偃，堰同。擁水曰堰，豬，停水也。偃成於人功，豬生於自然，皆有菱芡魚鼈之

利，故亦規。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衡案町，田區畔埒也。

耳，其實不能平坦如衍沃，管子曰平原之牧，隰阜，濕，何有於高是也，故治其畔埒以區分之。

牧隰阜，隰阜，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正義賈逵云九夫為

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非牧其田野。鄭玄云隰阜之地，九夫為牧，二

牧而當一井是。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鄭賈同此說也。

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

為井。衡案以上十事，書土田是其綱，故不言所入，度鳩辨數規之屬，唯淳鹵無所入，故特言表町原

坊以下三事，賦入寓於法制之中，故唯言其制而

左傳卷之六

不及賦入之法也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

稅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賦車籍馬籍疏其

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步卒

甲楯之數使器械有常數陸粲云傳文以賦車兵

於兵卒下各入注獨於甲楯言有常數亦小誤衡

案上文云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并衍沃以上言庀

賦賦車籍馬以下言數甲兵故中間楯量入脩賦

一句以承上起下上文甲兵並言則車兵徒兵皆

兵器非甲士步卒也故此亦與甲楯並言而以之

數二字總之車馬非兵器故別言之若是士卒亦

當別言之不應與甲楯並言杜注謬矣徒兵本或

作徒卒注云步卒若傳作徒卒何須注解今從石

經宋本岳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

本監本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

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

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衡案啓猶

年傳夫人將啓之是也啓之謂開導我獲射之必

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衡案吳子不即死後以楚

傷卒故經傳皆書曰卒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

與焉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焉子馮請退師以須

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

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

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衡案然明醜子

產蓋嘗輕之故云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穢蔑一言叔向降堂蓋亦此意也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

行陸祭云言所行不越於所思也故下云如農之有畔如農之有畔言有次

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鳥呼詩所

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氏可謂不恤其後矣

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

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釋文說音悅詩作閹容也

衡案鳥呼本或作嗚呼或作鳥乎今從石經宋本淳熙本閹說通將可乎哉殆必不

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

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

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正義

棋者所執之子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衡案舉棋謂執子將下之舉棋將下之或以甲為是或以乙為是不定其所欲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

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

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

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

釋文：此傳本為後年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

脫，後人傳寫，因以此耳。正義：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

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郊，以明秦晉為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郊者，以其非

經故也。阮元云：石經此上題云：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案宋殘本此卷起，闕監毛本亦在三十

六卷之末，皆仍十行本之誤。衡案：據傳例，會于夷儀之歲，當直接可哀也。但以簡編爛脫，後人超

行寫之，杜合經傳時，欲存其舊，置之二十六年首，因加一傳字以別之。至唐石經，皆仍其舊，宋人始

據傳例，改置之二十五年之末，於義是也。而仍不刪傳字，則失之。今且依十行本，而存其義於疏中

云：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汜盟，秦伯車如

晉，汜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

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

傳寫失之。正義：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

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

為叛也。甲午，衎侯衎復歸于衎，復其位，曰復歸，名與

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

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

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

戌直以會公貶之。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

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欲使荅秦命。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倅，頤也。煇，云御與

兩御之甫田，以御田祖。鄭箋皆云：御，迎也。公羊成二羊傳：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穀梁傳：逐作御，何休注：逐，迎也。衡案：當如當食不歎之當，御侍也。當侍，猶言當直。三云：叔向不

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

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

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釋文：御，魚曰反。雖同，義非也。說文云：褰，袴也。陸祭云：拂衣者，振拂其衣也。褰裳者，褰舉其裳，義亦小異。阮元云：依說文，褰，撫衣也。此為正字。褰，褰皆假借字。衡案：奮腕就之，故振拂其衣，衣謂袖耳。人救之，平

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衡案：言庶幾於興。吾臣之所爭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

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

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衛

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反國，辭辭不能，敬妣

強命之、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巳、死無日矣、巳、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

子復攻孫子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

侯剽言子叔剽無諡故正義服虔云殺大子角不

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

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弒君之下並亦言大

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弒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書

不得為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衡案衛

人不君其君剽既無諡則於角必不言衛侯而稱

經沒而不書所以深罪衛人也傳不言衛侯而稱

子叔書角為大子示衛人不君其君以明大子之

不成大子正釋經所以沒大子而不書也故又承

之以書曰云云傳意甚明若以為不告衛人

亦必不以弒其君告諸侯經何以獨書之也書曰

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

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

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

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衍

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

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

納而復其位衡案此亦國逆大夫逆於竟者執其

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

已頷搖其頭言衍驕心易生釋文頷戶感反本又

作頷低頭也徐階曰黜頭以應也今左傳作頷假

借也惠棟云玉篇引杜氏注亦作頷又音欽曲頷

也列子云巧夫頷其頤而歌合律注云頷猶搖頭

應履軒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

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

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寧喜之

言故忿之陸祭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外內之言故

云伯父無裏言也若文子之譏寧喜特私說之耳

公詎得聞邪衛案在訓存古義也陸說非其謂公

不聞文子之言則得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所怨在親親衛案言文子不存問對曰臣知罪矣

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

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

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

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

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

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

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厲惡鬼也衛案厲乞丐也列子曰厲憐王遂從衛

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雍鉏獲

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鄭

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

名蓋請之於王趙汾云晉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

杜說非也陸祭云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注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而可也豈禮也哉衡案次國二卿命於天子則再命以上當命於天子然昭十二年傳云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昔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則固有著矣若命於王當言王命而今云君命則春秋諸侯之卿皆命於其君矣命既出於君則車服亦其君賜之可知此雖非禮世衰禮變聖人亦不得不從而卿之故二命以上書之經也如晉命士會欲假王命重之以服羣臣故特請於王耳不特詳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之正義劉炫云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留戈錫等杜何以

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衡案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蓋言其極凡為卿者未必皆百邑也然大者百邑則其為卿者受邑亦多子展為卿若只與三十二井僅半一甸恐不足以為賞是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衡案賞者人君所以臣功本不及賞況敢受邑乎請辭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申侯伯如鄭三年而知

鄭國之政高誘曰知猶為也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

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楚子

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縣今屬安

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

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

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

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

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

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

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

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

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齊召南云

稱王則其子亦必僭稱王子惟與列國會盟王子

仍稱公子經傳所書楚公子某是也其在本國臣

民自皆稱為王子此傳是以戍怒抽戈逐王子圍

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印董

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

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令之正衡案取貨

也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

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云謂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嫌有貪名、傷國體耳、非計名利之大小也、衡案、受楚功而取貨於鄭、是鬻楚功以牟利也、何以爲國、故子產知秦不與矣、陸謂貪名亦未是、不其本或作其不、非若曰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

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

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

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正義、服虔云、六言爲是、衡案、六十井亦未滿一甸、晉與諸侯疆戚田、何爲僅僅取六十井、而左氏又特書之也、服說

是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

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衡案、傳以尊公、

不失所、釋鄭先宋、而經所以、於是衛侯會之、晉將

書良霄、自明、故不復釋也、於是衛侯會之、晉將

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

齊以先歸、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

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

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

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

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

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正義、晉侯賦此言己嘉樂二君也、衡案、嘉

樂君子謂君子之心常嘉樂也樂只愷悌等皆同此指齊鄭二公蓋小人之險阻不測君子則坦蕩蕩常和樂也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

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正義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今其書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彼文是也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釋文本亦無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

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

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釋文、鄭七穆、謂子展

公孫舍、子罕氏也、子西公孫嘉、馳氏也、子產公孫

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

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

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

駟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

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正義

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言而知之、其

知不由賦詩也、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

氏、即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衡

案、子展儉而壹、是左氏之言、叔向言後亡、而不言

所以後亡、故左氏補此句、以明其意也、楚之伐鄭

子展獨欲守信以從晉、是其用心之壹、而所以能

全終也、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

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

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

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

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太子痤、美而很、貌

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

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

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

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太子知之、請野享之、

伊戾為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明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

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正氏猶家也，言夫人人家之馬也。產死，佐為大子，棄即正為夫人，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使夫人重己，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己不得為夫人，故自稱為妾。饋之錦馬也。衡案：公問產罪時，棄猶為妾，而傳亦稱夫人者，據後言之耳。不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得以此疑棄既為夫人矣。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子西

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

以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大子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晉祖父椒

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

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臧琳云下文聲子曰子牟得罪而亡君大夫謂

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椒舉為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

椒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為伍舉遣之行將罪及起

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衡案伍舉實送之者楚

人之言乃其實也楚君與大夫則聞其言而文致之曰實遣之下文聲子云云及國語皆舉文致之

言而駁之故曰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曰康王以椒舉為遣之曰執政弗是是正也不是正其實

也是皆實不然而為然之辭送遣二字前後相照伍舉本無罪而君大夫文致之過躍然而出矣子

水安得不復之哉若改送為遣伍舉有罪出奔固其所也有何趣味臧說大謬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

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

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

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

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

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
 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
 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
 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
 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
 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
 國所命為天子陸祭云鄭箋天命之於下國以為天子是也此湯所以

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
 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此亦
 述先賞後刑之意故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
 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案
 王者日一大牢加膳蓋二大牢或加一少牢無文
 可徵焉加膳多肉故飫賜非謂飫賜為加膳也諸
 侯日一此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
 徹樂不舉盛膳此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
 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
 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

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

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 衡案傳

戎者皆謂為公戎車之御則此戎車亦謂晉侯所

乘之車殿後也晉人以為謀主故實之公戎車之

後以參機密成十六年傳曰苗貫皇在晉侯之側

亦以王卒告是也若是後軍與中權相隔非謀主

所宜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

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

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

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

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

善是也不是其曲直 衡案是正也楚語子牟得罪

實否不善是者不善正其曲而亡執政弗是亦謂不正其

直也大夫本或作夫人非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郟郟晉邑釋文郟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

遇楚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

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

乘簡擇蒐閱秣馬葺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

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 衡

行歸者然後逸楚囚者特行令楚師宵潰晉降彭

中一事欲使楚信其所令也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

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

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

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刑邢晉

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

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

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

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

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

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

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

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

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

兵正義賈逵鄭眾皆讀易為變易之易賈以行為

道也欒為將范為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

欒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

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陸彛云國語說此事

云若易中下楚必欲之韋注云鄭司農以為易行

者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此

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則此傳言欒范易行者、謂分中軍之良、以與中行、二卻使之擊楚左右師、故下文承之云、中行二卻、必克二穆、誘之云者、楚人輕晉上軍新軍、今陰分中軍之良與之、不使楚人知之、楚人輕進與之、戰是誘之也、此傳欒范易行、即國語易中下、此傳以誘之、即國語楚必欲之、皆謂十六年傳、分良以擊其左右、但此傳據中軍而言之、故云欒范易行、國語據中軍及上軍新軍而言之、故云易中下也、鄭說洵是、時晉下軍不易行、而國語言易中下者、於文不當言易中與上軍新軍、均為中軍之下、故言下以總上軍新軍耳、韋昭以中下為中軍之上、下亦失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卻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衡案欒范分良與中行二卻故

必克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

攻之、正義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

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衡案楚語上文云、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中謂中軍、是中軍先合、其上下新三軍、敗楚左右軍、然後萃於王卒、故云三萃、韋注是也、此傳上文云、中行二卻必克二穆、不言中軍先合、故云四萃、立文有宜、非有誤也、四萃謂四軍集攻、杜見與國語不合、謂四面集攻之、未達內外傳立文之意也、王引之謂古者四字、積畫、國語誤損一畫、亦非、**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

燿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子反死之、**鄭叛**

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

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

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

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

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

比叔向陸榮云言令其祿秩如叔向也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

子水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

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

孫復仕於楚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

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曰師不

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

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

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

小人之性覺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衆名焉者非

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覺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

與楚戰者皆覺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

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

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

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城下

涉汝水南歸釋文汜音凡正義杜檢汜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是於汜地涉水耳

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

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下

涉汝水而南歸也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

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

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

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

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

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正義曲禮云：列

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為冢宰之下士也。王聞

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

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齊人城邾之

歲，在二十四年。衡案：二十五年，既有會于夷儀之

言齊人城邾之歲耳。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

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

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

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

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

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衡案：烏餘，齊大夫，盜

魚，乃其私謀，非晉命，於法當書盜，然高魚小邑，晉旋討烏餘而歸之，非褒貶所加，故不書耳。又

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

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

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

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晉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敵，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

在石惡下。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弑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衛案：衛殺甯喜，在叔孫如會之後，故書於宋會下耳。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秋七月辛巳，豹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依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

之備矣。齊召南云：豹不書族，自是蒙上文，會盟祇同。一也。左氏以爲違命，穀梁以爲恭，褒貶不同。要皆過當。衡案：正義引釋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而論之，其說極是。說又詳於傳。冬十有二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
中、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衡案
亥本

或作
卯非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

受地為名、衡案、烏餘、襲衛、羊角、取之、則衛亦喪邑、
而此及下注皆不言衛、下諸侯是以睦

於晉、正義引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言諸侯、則
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亦不言衛、而皆未說所以

不言衛、蓋杜注脫衛字、劉則據
誤本杜注為說、故皆不言衛耳、使烏餘具車徒以

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眾出、出

受封也、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

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

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

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正義、古本
亦有不重

言諸侯者、今定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
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

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惠棟云、劉云、不重言諸侯是也、謂唯三國睦、非也、

上文云、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是時三國皆在、
故下文云、皆取其邑而歸、為絕句、重言諸侯衍文也、

衡案、歸字句、不重言諸侯是也、然諸侯亦謂天下
諸侯、言晉以信義、撫恤四國、諸侯義之、是以皆睦

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

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

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

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己言其閻

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

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氏不及此及此

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

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對曰臣殺之君

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

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

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

不書非卿也衡案朝外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

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

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

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

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

且鱣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

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

還託於水門水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

水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

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

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衡案鱒所以出以其君無道也今仕而廢其事

人以鱒為不肖舊君之惡不顯於去國之道得矣然於新君為罪若治其事人以鱒為材材焉而出

其國人必非其君是明其所以出也為人臣者去國不言無罪今使人非舊君非人臣之道也二者

皆罪將孰愬以免其罪乎故不可仕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正義終身不仕叙事辭也言自誓不仕以終其身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

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

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正義服虔云衰麻已

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為稅服稅服之輕者衡案服說是也總諸侯大夫為天子之服衛侯為

其弟等卑顛倒必不然稅服見於戴記然亦不詳言其禮蓋唯衰麻在身餘如平日傳又曰如則不

全同稅服蓋燕居服之其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餘則否故可以終身也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

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正義

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惠棟云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

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臣弗敢聞且甯氏唯多邑故死

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案衡

通前九十邑未盈百故受半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

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

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
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
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
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
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
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
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
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
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
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

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

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

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

以為多文辭釋文沈云舉謂記錄之也正義服虔

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

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己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

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

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

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

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阮元云石經初刻向

錢大昕云上文已書向戌此不當更言宋石經刊去是也戊辰滕成公至亦小

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

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

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

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敵

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

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釋文

實反衡案駟本或作驛據釋文人實反作驛非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

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衡案子皙名黑肱

經以下並作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蔡公孫歸

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衡案與本曹許之大

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

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

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

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

可左還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

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

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喪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躓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

正義：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沈彤云：不病言豈不病也，莫之與，故病。焦循云：不病，病也。謂食言者豈不病乎？衡案：不病，即下文守病之病。言食言者自病，不能病人也。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衡案：言彼若食言必將自病，子無患。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

陸祭云：病字宜讀屬下，謂為楚所攻而病，則宋與受其禍。

必能致死助我也。顧炎武云：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絕，案夫猶彼也。謂宋也。衡案：若合諸侯之卿，至安能害我，論楚不能病晉，且以下論楚負信病晉，言楚若能病晉，吾因宋以守病，亦不能害我也。杜注

病字上屬為句是也夫字訓彼訓人人皆子何懼

通但下句云與宋致死則訓人人義差長

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

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

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

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

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

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

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

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

正義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

欲尊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

義得之沈彤云豹以違命去族此左氏之曲說也

賈逵服虔稱豹執義尊國自是正論孔疏謂杜善

解左氏可也即謂賈服皆背左氏亦可也若謂賈

服異孔子之經豈其然乎案劉敞曰蔡沈失位左

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

有可以重社稷者猶曰專之今令出季氏而謂不

可違非也此論甚明衡案左氏詳記叔孫之言後

儒據其文猶能知叔孫尊魯國況左氏而不知其

為義舉哉而言以違命貶之者以春秋去族之意

弱公室故聖人去族以照之而丘明以違命釋之也後儒所論乃人臣常法君能制臣則出境之大夫行之可也魯國則否其不知時務正與叔孫同豈能知聖人時措之宜哉

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釋文狎甲反豈專

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

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

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正義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郟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魍武伯曰然則彘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

國主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衡案為本或作謂非乃

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

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

孫欽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

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衡案遙應蔡歸生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賢之言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

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

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弱公室、故聖人去族以貶之、而丘明以違命釋之也、後儒所論、乃人臣常法、君能制臣、則出境之大夫行之可也、魯國則否、其不知時務、正與叔孫同、豈能知聖人時措之宜哉、晉楚爭先

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釋文狎尸甲反豈專

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

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

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正義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郟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

國主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衡案為本或作謂非乃

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

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

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

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衡案遙應蔡歸生、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賢之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

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

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重結晉楚之好、衡案、盈本或作寅、非、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

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

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

善於其君子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

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

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誡衡案遐遠也謂猶告也遠

不告言告之也藏善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

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

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

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

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

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

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

取義王念孫云匪即彼也衡案上匪毛詩作彼蓋匪彼同音假借八年傳如匪行邁謀杜彼注

云匪彼也讀與彼傳同故不復釋也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

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

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

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正義伯有

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

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為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為對賓之榮樂也王念孫云怨刺也言伯有志誣其君於君享趙孟之時

賦鶉之賁賁之詩公然譏刺之以為賓寵榮也廣
 雅譏諫怨也諫通作刺論語陽貨篇詩可以怨鄭
 注曰怨謂刺上政衡案時鄭伯及趙孟鄭六卿皆
 在焉故云公怨之賦詩以德所以榮實也伯有志
 在讚趙孟事良君而不知所以讚之乃言己君無
 良以影出晉君之良欲以為趙孟之榮故云以為
 賓榮也若專以鄭伯為無良誦之賓主之前罪不
 旋踵伯有雖狂妄亦必不為之故知其志在美晉
 侯也杜以賦詩為賓榮淺矣唯怨故刺故其能久
 鄭注論語云怨謂刺上政非訓怨為刺也

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王念孫云杜以下文云子展其後亡者也故以後亡
 連讀謂伯有必傲天幸乃得後亡否則必先亡也
 不知此以而後二字連讀非以後亡二字連讀亡
 謂出奔也言伯有幸而得亡不幸則為戮故上文云伯有將為戮也叔向曰然已侈
 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
 鄭殺良霄傳釋文稔而甚反衡案已甚也叔向不專斷於詩并論其行故云已甚奢侈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
 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
 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
 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正義服虔云向
 成自以止兵民不戰鬪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
 也杜以為謙則向成自以為免死也若使計謀不
 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己得免死故請賞邑也
 衡案此盟事體甚大及將敵嘖有煩言若事破向
 成之罪不容於死今也幸而成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
 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

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

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聖人以興謂湯武衡案威不立則恩不著亂人

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釋文

蔽必世反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婢世反云踏也正義服虔曰蔽踏也一曰罷也則知服

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衡案此盟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季孫憂之

至欲以魯視邾滕其疲弊諸侯可以見矣服本作弊訓罷道弊二字連讀是也王董訓掩其義大汎

惠棟訓斷則益失之又案陸云服王董並作弊孔本則皆作蔽矣蓋舊本作弊服讀為弊故云踏也

一讀如字故云罷也王董訓掩則皆讀為蔽矣杜從王義後人遂改為蔽耳縱無大討

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

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

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釋文己音記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逸詩恤憂也收取也陸粲云詩周頌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朱傳謂即此詩云何

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譌也惠棟云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誠以謚我誠與

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維刑之謚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

古謚溢字通鄭氏訓為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為憂尤誤說文云誠嘉善也毛傳訓假為嘉義亦同段

玉裁云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洫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恤與謚洫皆同部相假借衡案子罕罵向戌欲使之慎其後是嘉之也而向戌從之故君子引此詩以美之轉何為假訓為嘉恤訓慎於所引之義尤為深切益信唯古人善讀古書也

向其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無咎棠

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

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衡案以不立彊推之偃與無咎欲立明故因微疾以黜成

傳云有疾而廢之明其疾不足以廢其廢之出二人意也杜云有惡疾未達傳意也而立明

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

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

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

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

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

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癸釋文癸普結反盧蒲

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

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

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

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

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

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率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癸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遠罷如

晉泣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

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

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

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敬子蕩

將知政矣敬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

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

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

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

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

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

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

詳矣、陸粲云、劉敞曰、杜云、頓置兩閏、詭聽駭俗、非

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此者、二十一

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

已再、而頓置再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子常

曰、傳言司歷過也、蓋指王朝歷官、猶桓十七年、傳

云、官失之耳、杜以為魯之司歷、非也、至哀十二年

又注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此亦謂魯

自有歷、實承劉歆之誤、劉說見漢志、其所傳魯歷、不

與春秋相符、杜亦謂好事者為之、竊謂周室雖衰

豈遽廢頒歷之禮、諸侯亦安敢輒為之、魯歷既差

史之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

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萬斯大云

十一月乙亥朔、與經差一月、愚考上會宋傳、五月

有丙午、六月有戊申、戊申止後丙午二日、必是六

月之朔也、七月有戊寅、必是七月之朔也、七月去

十一月凡四月、以月大小間數之、七月朔戊寅、則

九月朔非丙子、必丁丑矣、十一月朔非丙子、必乙

亥矣、傳言是也、又云辰在申、再失閏、則未敢信、何

則周十一月、夏之九月也、若再失閏、則為今七月、

然則二十八年之春、乃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何

遽以無冰為災、而即書乎、杜氏無冰注曰、前年知

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

冰為災、而書、此不察傳文之失、從而為之辭也、善

乎、劉公是之言曰、歷家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

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此足以折其非矣、衡

案、杜長歷固不足信、其七十一年問置二十四閏

者、據傳再失閏之文、而妄撰之耳、然古之通歷者

必驗諸天象、明年春無冰、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

於玄枵、歲星右行、今當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歲

進於年矣、若今年不置閏、歲之進於年、乃其常也、

梓慎何以言、以有時、留而預知、宋鄭之饑乎、直置

一閏、二十八、年十一月有乙亥、與此相距十四、月

以大小間數之、得四百十三日、以六除之、六六三

百六十日、餘五十三日、十一月不得有乙亥、若置

兩閏、兩閏皆小、則乙亥為十一月十日、以此言之

杜頌置兩閏之說未可遽非焉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傳不言失閏而後世言歷者皆以為入食限則再失閏皆在其後矣蓋二十四年二十六六年皆當置閏而失之也萬謂歷家求閏餘易求交朔難遂以傳辰在申為妄言古歷置閏於歲終其法尤易知今四年間再不置閏恐無此理其言似可從矣然左氏以辰在申證食當在九月而釋之曰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此豈無由而言之哉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當時司歷失閏之明證何獨疑於丘明之言哉

左傳輯釋卷十六終 彥根

澠谷啓子發 成瀨菁伯功

校字

